

古今香港系列 梁 濤主編

香港中區街道故事

夏 歷著



「長命斜」

坐落於中環，呈傾斜狀。
傳說與囚犯和橋夫有過一
段緣。儘管舊貌已不復見。
惟箇中傳奇色彩，仍為天津
津樂道。



梁 濤主編

古・今・香・港・系・列

香港中區街道故事

夏 歷著

X237/05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古今香港系列

策 劃：潘耀明

執行編輯：姚永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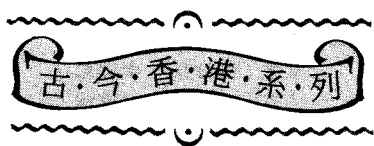
● 香港中區街道故事

責任編輯：雨 桐

裝幀設計：陸智昌

239

書 名 中區街道故事 (古今香港系列)
作 者 夏 歷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89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6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規 格 32開(121×184mm)25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733·4
© 198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 “古今香港系列”編輯委員會

主編：梁 濤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序)

尹耀全	朱維德	何守信	李志剛
吳倫霓霞	余慕雲	冼玉儀	林秉輝
科大衛	梁沛錦	張 徹	楊國雄
盧國沾	鍾景輝	簡而清	霍啟昌

“古今香港系列” 總序

自從“香港學”作為研究香港的歷史、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教育及風俗等專門學問被提出來之後，旋即引起香港和海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從實際情況來看，不少香港市民雖然生於斯、長於斯，但對此間社會各方面的演變缺乏應有的認識。“香港學”的異軍突起，相信會有助於促進香港市民關心自己的社會，瞭解自己的社會。

迄今為止，有關香港社會各個領域的研究，用各種不同形式去開拓的範圍已頗為寬廣。其中，有的是追溯開埠前的香港前代歷史，有的是探討百多年來香港某個方面的發展軌迹，有的是評述香港的現狀和預測未來的前景。其他如地方掌故、街道命名、風土人情，等等，均見有專題介紹。可以說，不管論者採取的是何種角度，是宏觀還是微觀，研究的項目確實是多彩多姿的。

“香港學”既然已經成為研究香港社會的一門學問，出版界便有必要與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學人攜手，共同為搜集、整理和積累香港的地方史料而努力。多年來，香港學者在各個領域所進行的專題研究，其成績是應予肯定的。倘若我們能夠將這些研究成果，有系統地結集出版，這對於從事“香港學”研究工作，以及有興趣瞭解香港社會的本港和海外讀者，無疑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助益。

香港三聯書店有計劃地出版“古今香港系列”，正是

朝着這個方向出發的。這套叢書的選題，其內容當然與香港社會相干，但取捨的準則，則考慮以香港人所關注，或以對本地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人、事、物為主。至於每種選題均由一位作者作出全面的撰述，這樣的處理是過往類似的叢書所少有的。儘管在編寫、出版過程中不免會遇上困難，但我們仍樂意嘗試走出新的一步。

此外，這套叢書邀請了十六位資深的香港學研究工作者及在本身行業中有豐富經驗和出色表現的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彼此交換心得，集思廣益，力圖使整套讀物從選題、內容到形式，均達到較完善的境地。

“古今香港系列”是一套普及性的知識讀物，為適應讀者的需要，行文力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取材既有資料性，又具趣味性。總而言之，這套叢書的出版，希冀能予香港史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對“香港學”的健康發展，起到拋磚引玉的推動作用；同時，亦為香港和海內外讀者瞭解香港今昔面貌帶來一系列多元化的知識。

應當指出，這套叢書中各種選題所作的闡述和探討，並非等於絕對的定論，其中亦可能存在不足之處，希望行家和廣大讀者給予指正。謝謝大家的愛護和支持！

梁 濤

1988年3月1日

前言

香港街道的名稱看似雜亂無章，其實它們都各有起因，而且離不開“地名學”的範疇。因此，研究起香港街道命名的由來，少不免觸及許多關於香港歷史的故事和街坊傳說。

查中國各大城市的街道，亦有一套命名的法則。有些街道以人名命名，有些街道以官衙所在地命名，有的街道名稱源於古代城門的位置，有的則冠以花草樹木的名字。其中，也有不少街道是用吉祥句，或以其所在範圍內最特出的行業名稱命之。在香港，同樣有自己的街道命名法則，只因這裏是華洋雜處之地，一些街道也許先有英文名字而後才有中文譯名，但由於不同的年代或各異的社會背景，加上譯者的翻譯水平有所差別，遂出現了好些近似的街道名稱。舉例說，港島中區既有文咸街，又有般咸道（曾一度被稱為“般含道”）；“文咸”和“般咸”，實際上是同一人的名字，只不過是異譯，才會有一字之差罷了。至於那位既稱“文咸”又稱“般咸”的人，正是香港第三任總督，他精通中文，並給自己擬了一個很中國化的名字——文翰，可是香港早期的翻譯人員却未有留意，才把本來謂之“文翰”的兩條街道，先後譯成均與此有出入的不同街名。

香港一些街道除了在路牌上標明正式的路名外，亦有被坊眾慣稱的俗名。街道的俗名亦即街道的綽號，是人們於日常生活中有見及該處的某種特徵或現象而賜給它的。類似情況，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香港也不例外，譬如本書提及的“二奶巷”、“紅毛嬌街”、“長命斜”、和“南北行街”等等，均為香港中區部份街道的俗稱。街道的俗名與正式名稱一樣都有其來源。如果我們找到這個源頭，街名產生的來龍去脈不但一目瞭然，而且箇中的內涵或有關掌故，當能令人發出會心微笑。

香港早期若干街道，是由該處發展商命名的，這點希望讀者研究時加以留意。香港昔日的建築物，主要仗磚瓦木石等材料建造。至於樓宇的形式，則因發展商、業主和租客大多是中國人，而自然地帶有中國村屋的風格。其時，樓宇的高度一般不會超過三層（多為兩層高的房屋），發展商必須購入大幅土地，興建數以十幢計的屋宇，並且將之售出才易謀利。由於在同一地方同時建造多幢房屋，便需要撥出通道以利於住客進出，這便形成所謂私家街道。既然這類街道屬於發展商的私有土地，那末由發展商命名是合乎情理的，而發展商通常愛用吉祥字句作為私家街的名稱。經過百年多變遷，香港有些私家街道內的樓宇已更易業權，並改建成層數較多的大廈，原來的私家街道亦漸被政府收回。今天，我們很可能從表面上誤以為這些街道的名稱是由政府命名的。事實上，假如不尋根問底，追溯地方歷史，便很難將之查考出來。

香港有些街道是用華人名字命名的，但香港上流社會中的華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因此，以這階層華人的名字

命名的街道，往往使人以為其中人物是一位英國人。像這類街名，書中亦有介紹。

《香港中區街道故事》只詳述十二條街道，當然，值得談的香港街道實不止此數，就是中環一區，仍有很多具歷史性和有趣的掌故的街道，鑑於篇幅關係，惟有待日後再予讀者介紹。不過，本書提及的街道在中區亦有一定的代表性，發生在它們身上的故事亦充分反映了香港街道命名的法則、俗名的起源以及中英文街名異譯的由來，並局部地呈現了百年香港歷史的發展痕迹。

梁 濤

1988年6月20日

般咸道、文咸街與第三任港督

一個港督幾種譯名

最近般咸道的路牌，已由從前的“般含”改為“般咸”。把“含”字改成文咸街的“咸”字，但又不把“般”字改回“文”字。照理，般咸就是文咸，因為這兩條街道的命名，是用來紀念第三任港督Bonham的。既然從前名般含道可以改成般咸道，何不譯名統一起來，譯回文咸道呢？

在中文合法化的今日，中文譯名應該統一。第三任港督的中文名有不同的譯法，這是從前不重視中文的師爺的陋習。現在似是改變這種不重視中文的陋習的時候了。

般咸道是在中環半山區，這條馬路連接堅道，起點在樓梯街口，即那打素醫院附近。文咸街分文咸東街和文咸西街，是在上環街市附近。文咸西街又稱南北行街，因為街口有座南北行公所，街上又有很多經營南北貨物的行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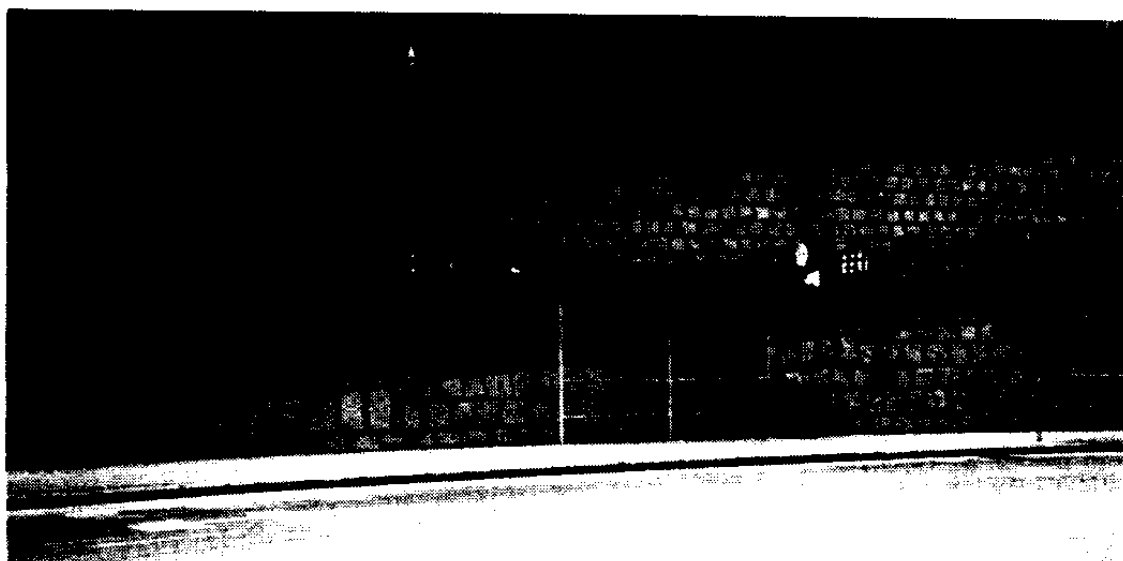
文咸東街其實只稱文咸街，因為根據屋宇地政署測繪處於1988年出版的《香港街與地方》(Hong Kong Guide Streets & Places)所載，文咸東街的英文名稱爲Bonham Strand，並沒有東字，而文咸西街，才加一個West。但Strand這個字，是海濱之意。可見文咸東西街從前是海灘，是將海灘填平後，開闢而成的街道。

在未談這些街道開闢的歷史的之前，先介紹香港第三

第三任港督文翰。中區
的般咸道和文咸街均以
其名字命名。



圖爲般咸道之一段，對上是香港大學校址。





昔日文咸街路邊，常見勞苦大眾利用休息或待聘的時間，圍玩潮州四色紙牌。

任港督的歷史。般咸的英文全名為(Sammel George Bonham, 1848—1854)*，他另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做文翰。

般咸是1848年來香港上任的。當他來港之前，上任港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 1844—1848)返英，告訴他耆英曾許諾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廣州城，故般咸來港就職後，即部署和兩廣總督談英商入城問題。

原來耆英在1848年2月3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召返京，兩廣總督一職，由廣東巡撫徐廣縉署理，當般咸來港時，徐廣縉已正式授命為兩廣總督，並授命為

*括號內的年份，係指其港督任期，下同。——編者注

欽差大臣。徐廣縉在處理黃竹岐案時，用一命一抵的古老方法緩和了中英關係，因此在般咸眼中，認為徐廣縉是個溫和派，容易解決英商入城問題，但他要找一個適當時機提出。

這時機終於給他找到，他接到情報，知道徐廣縉巡視虎門，於是就在這一天，乘坐軍艦到虎門去，作為到廣州去拜會他，而於途中相遇、請他到自己的旗艦去談談。關於這件事，梁廷枏《夷氛聞記》記云：

時夷酋文翰已代德來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縉巡歷海口，思乘其出劫之於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爭易，而不慮再有遷延也。

所謂文翰，就是般咸；德，就是戴維斯。所謂“劫之於舟”，只是當時士大夫們的看法，實則是藉這個機會，和徐廣縉在軍艦上會談，比較在廣州會談較為有利而已，並不是把徐廣縉劫持到軍艦上來。但由於般咸突然而至，故含有“劫”的意味。

英商入城 先禮後兵

當時般咸是當作到廣州作禮貌上的拜會，偶然在虎門見到徐廣縉的旗艦，便以禮相請，並不是用武力去劫。故《夷氛聞記》接着便說：

則請廣縉臨其舟，廣縉慨然許之。夷舟方旋內洋，隨行官吏咸謂風濤固不測，且身入虎羣，履其啗人之尾，設有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若我留彼舟不還，可悉舟師攻之！我自有處，勿以我故，遲疑投鼠忌器也。言已，欣然棹扁舟，越重礁險澳，乘如屋巨浪，跨登夷舶梯二十餘級，至其舶樓。

當時般威的確是以禮相待，他和徐廣縉握手，然後請他到會議室去，和他詳談。般威先談的是英國貨物的入口稅問題，最後才談入城問題。他說中國既然答應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城，現在兩年之期已到，應該訂期履行諾言了。但徐廣縉的外交手腕也很圓滑。《夷氛聞記》記下他對般威所說的話：

耆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詔諭，何能妄予爾期？

就是說，他把責任推在耆英身上，說耆英答應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城，但他不知道，又未接到皇帝的聖旨，怎能定下入城之期呢。

般威也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他說耆英目前在北京，可以立即將我的意見，向道光皇帝陳述，叫他詢問耆英，請准英商入城的日期。

般威初時以為徐廣縉容易對付，不料交過手之後，方知他的外交手腕比耆英還老練些。徐廣縉見般威建議立即向道光皇帝請准定期許英人入城，便說可以照辦。不過文書往來，需要一些時日，請閣下耐心等候皇上覆旨可也。般威立即又知道入了圈套。因這樣一來，以後徐廣縉就可以推說未接皇帝聖諭，長期的推諉下去，豈不無法反駁？

於是般威就提議，叫徐廣縉將奏章交給他，由他用兵船送到天津，替徐廣縉遞交北京。徐廣縉又認為有違法制，加以拒絕。關於當時兩人談判的情形，《夷氛聞記》載云：

文翰以為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粵洋抵津代遞。廣縉曰：奏摺拜登，本朝自古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時刻，皆有專官，處分甚嚴。安敢違制？以進呈請旨重件，輕付外國，

罹譴責。且汝舟近日又安能至天津乎？爾居粵地，一切當遵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文翰語塞。即送出，仍下小舟，騎浪還虎門。

虎門談判的情形就是這樣無結果而散，般咸亦只好乘軍艦返回香港。香港的英商聽到還沒有定出入城日期，自然大為失望。其實在國與國之間，只要貿易仍在進行，而商人入城與不入城，那是小問題，何況當時英國已佔有香港，又在上海有了基地，因此這問題是不重要的。

儘管般咸本人亦知入廣州城是小事，不過，他却受到在港英商和在華英商的壓力，不能不幹這件小事。前任港督戴維斯正是因為處理這件小事而得罪了滿朝文武。他不想蹈這覆轍。因此他返港之後，立即派當時的陸軍司令乍畏到廣州去，繼續用“炮艦外交”來威嚇徐廣縉。

這個乍畏將軍，就是蘇杭街昔日以其名字命名的那一位乍畏。他在中國文書上另有一個名字，稱為“贊臣”。《夷氛聞記》云：

夷酋自意來有成約、耆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粵訂約緣由，計無不得請。即未遽允，亦必請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定可否。我請已堅，微露強人之意，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官又何詞可以却我？故自陳請後不復喋喋，但自為數日計程，盼摺回如望歲。稍愈往返期程三二日，即令副兵目曰贊臣者，輕舟入夷館，探聽消息。

當時香港的政制，仍有副總督之設，副總督多由陸軍司令兼任，故稱“副兵目”，贊臣即乍畏將軍，他當時是陸軍司令兼副總督。

乍畏將軍到了廣州，聽候徐廣縉的消息。首先，他打聽徐廣縉到底有沒有向道光皇帝奏明這件事。當時的十三



蘇杭街因遍佈絲綢匹頭店舖而得名，其英文名稱“乍畏街”過去曾經是正式街名，下圖可見該處一些店舖、商會還照用“乍畏街”的名稱。